

口述

脱坯

□ 任洪军

用土和成泥脱坯,在我的家乡茌平区博平镇已有多年的历史。物质匮乏的年代,人们习惯用土坯垒墙盖房,家家户户还会用土坯打火炕。

脱坯是一项繁重的体力劳动,但并不复杂。20世纪50年代末,每到春季天气变暖,人们就把脱坯用的土拉到生产队轧庄稼的场院里,场院既平整又宽阔。到农历三月份,多数时间晴空万里,再加上空气干燥,正是脱坯的大好时节。

那时我家每年要打两个新火炕,有时也打三个。首先,爷爷用地排车把土运到场院里,土备完后把它们整理成一个大体七十厘米高的圆形土堆,有时也堆成长方形或方形的。顶上呈“凹”字形,像个脸盆似的,用来储水。土堆堆成后,爷爷就用木杠子把土堆周边砸几遍,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渗水。然后爷爷就从坑里或井里挑来水倒在土堆上,一直到水满为止,我们家乡人称之为“沤泥窝”。爷爷接连几天都要挑水续水,三四天后,顶上的水渗到底部后,就说明土沤好了,可以脱坯了。沤过的土,脱出来的坯不裂而且坚固。

泥窝沤好后,就找个晴天开始脱坯。当时我父亲在水利部门工作,比较忙,脱坯的活就落在爷爷、奶奶和母亲身上。爷爷一早用镢头把泥和好,然后和母亲用布兜兜着把泥倒进坯模具里。奶奶生前精明能干、手脚利索,是

掌模的好手。脱坯的模子大多是用枣木板做成的,坯长约55厘米、宽35厘米,厚度根据坯的用途而定。如盖房用,坯厚大约10厘米,打火炕用的坯一般7厘米厚,坯薄一点儿利于火炕导热。

脱坯开始后,奶奶一手拿着泥板,仔细地把泥抹平后,再用一个木把槌子,顺着坯模内径轻轻敲打两遍,然后两手提起坯模两端的提绳,用力一提,一块土坯就做成了。就这样一块接一块地反复脱,一块块土坯就整齐美观地排列在地面上。爷爷他们干活,我有时在旁边玩耍,有时折几根柳条,插在刚脱出的坯上,它们就像盆景里的花树一样,漂亮极了。记得爷爷他们每次脱坯都要干一整天,每次都累得满头大汗、腰酸腿疼。

坯脱出来后,要及时根据坯的干凝程度,把坯小心地平掀起来,两块坯一横一竖,排成丁字形,这样便于通风晾晒。几天后坯干好了,再把坯一层层排放成垛,每层底部都垫上秫秸。坯干透后,如果盖房用,主家就会叫上十几个乡邻,大家有运坯的、有垒墙的,配合默契,三间屋的墙一天就能垒完。

我家曾两次用坯盖房,但最多的是打火炕用。每年麦收后,我们村几乎家家都换新炕,旧炕拆除后用木榔头砸成炕土交给生产队为玉米和谷子上肥。火炕经过一年的熏烤,土坯被烧得像琉璃渣一样乌黑发亮,砸的时候有时呛得人喘不上气来。据说这种被火熏烤的



脱坯

摘自《博平风物》

土坯含硝成分高,是很好的有机肥料,上到庄稼地里,庄稼就会茎粗叶茂,长势旺盛。有些种旱烟的人,特意用炕土上烟,旱烟叶长得又大又厚,吸起来特别有劲。

后来我长大了,承担起脱坯这种单调而繁重的活计。然而,我不再像爷爷那样先“沤泥窝”再脱坯了,而是趁着好天气直接和泥脱坯,为防止坯裂,我在泥中撒上一层麦秸,就像在混凝土中放

置钢筋一样,效果非常好。

光阴似箭,日月如梭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,人们的生活和居住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用泥土脱坯这种笨活儿渐渐地退出历史舞台,但它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发挥的作用,在人们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。那些远去的脱坯往事经常在我脑海中浮现,不时唤起我对故土的眷恋与不舍……

张老师的自行车

□ 丁杰

我上小学三年级时,开学第一天,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张临海老师,披一身金色阳光,骑着一辆崭新的“永久”牌自行车,驶入我们的校园——茌平县孙桥乡丁楼小学(现在茌平区杜郎口镇丁楼村小学),担任我们的班主任和全科老师。

张老师那年21岁,身材如白杨般挺拔,脸庞似蓬勃的朝阳,骑着锃光瓦亮的自行车,如一位英姿飒爽的将军驾驭着宝马良驹,从红日处飞驰而来,那青春无敌的光芒,一下子把我们那破旧不堪的小学校园照亮。

张老师是来我们村任教的第一位师范生,村里人尊敬他,学校里的民办老师爱护他。他在家中也是宝贝得很,上面几个姐姐,眼看弟弟要上班了,便凑钱给他买了这辆崭新的自行车。当时,整个村子也找不出几辆全新的自行车,家中能有辆不知辗转几手买的破旧自行车就算不错了。可想而知,张老师

有多爱惜这辆自行车。他在车座下面塞了一块干净的绒布,一有空就仔细擦拭,从铃铛到轮圈都保持一尘不染。

我们这帮围观的孩子,不

敢摸不敢动,眼馋手痒得不行,做梦都想骑上它在操场上遛一圈。

没想到,幸福来得这么快,一场数学小测验让我们美梦成真了。那天的数学考试,十多个同学得了满分,张老师乐得合不拢嘴,却两手一摊,做为难状:怎么办呢?我的黑皮包腹内空空了,该发什么礼物奖励你们呢?

这黑皮包是张老师回家时自行车上的标配,方方正正,大肚能容。每到周末,张老师把肚子瘪瘪的黑皮包挂在车把上,伴着余晖赶回五公里外的家。周一清晨,随着校门外一串清脆的车铃声,张老师披一身朝霞飞驰进校园,车把上的黑皮包鼓鼓的。里面有他母亲为他准备的馒头、包子、咸菜等饭食,还有他的姐姐们回娘家时带的零食,他母亲舍不得吃,往往攒到周末让他带到学校里慢慢吃。殊不知他把这些零食当成了奖品,零零散散地发给了同学们。学习进步的、积极回答问题的、拾金不昧的、乐于助人的……这些需要表扬的同学都有机会去他办公室领奖。他会变戏法似的从黑皮包里摸出一粒糖、一块饼干、一把花生、一个苹果等零食,也有时是一块油饼或一个鸡蛋。对当时常吃窝窝头的学生而言,那个黑皮包里装着太多的诱惑与惊喜。可现在,它空

空如也了,咋办?

这时考了满分的虎子大着胆子举手说:“老师,我不要别的礼物,想骑着您的新车子在操场转一圈行吗?”张老师故意皱起了好看的眉毛,一副下了好大决心才忍痛割爱的模样,下令——以后谁考满分、谁做好人好事,课间去操场骑自行车一圈。班里欢呼声一片。

从此,张老师那辆心爱的自行车变成了我们课间的玩伴。我们个子矮小,又多是刚开始学骑自行车,有的从车子大梁下弯一条腿拐着骑,有的跨在车子大梁上左扭右晃着骑,有的坐在车座上用脚尖勾着脚踏子骑。有胆子特小的同学不敢上自行车,张老师就扶着车后座跟着跑,练过几圈,不知不觉就会骑了。只是可怜了这锃光瓦亮的自行车,难免被我们磕磕碰碰,弄得灰头土脸,有时车把也被摔得歪歪扭扭。张老师掰正车把的动作太帅了,两腿夹住前车轮,两手握住车把,找准方向,左右一扭,说声没事了,又把车子交给了我们,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。

若干年

后,已参加工作的我,在回老家的路上,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迎面而来,我心头一热,激动地喊“张老师!”他的背微驼了,两鬓已有了银丝,还骑着那辆我数次梦到过的自行车。我忍不住抚摸着被岁月磨得光滑的车把,感受着时光深处的亲切和温暖。此时已是小学联合校校长的张老师感慨地说,好多人说我这车子该换掉了,我一直舍不得,这可是我刚上班时的宝贝家当,多少双小手把着它学会了骑车子,一路走来孩子们的那些笑声啊,忘不了、舍不得……

一瞬间,热泪涌满我的眼眶,我多想拥抱一下这辆沧桑又让人感觉温暖的自行车,如同深情拥抱张老师为一届又一届孩子付出的青春。

